

泉州市鲤城区

近现代人物资料汇编

第三辑

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四月

目 录

苏廷玉	1
黄孙垣	3
黄谋烈	3
龚显鹤	5
姚松林	5
陈国辉	6
张伟人	11
杨家祚	13
宋应祥	14
陈清机	15
陈佩玉	18
王冠群	20
林秀来	21
苏大山	22
龚念平	24
叶非英	24
张桂林	28
洪锡畴	30
林孝良	31
许锡安	31
元 镇	34

龚诗熊	36
朱 凝	36
杨炳坤	41
蔡鸿恩	43
苏秋涛	45
詹振辉	48
曾连昭	53
杨子纶	57
万廷璧	58
杨寿眉	59
周起谦	60
龚丕铨	61
汪煌辉	61
吴国藩	62
陈育才	62
苏镜潭	63
龚显鹭	64
林菽庄	65
黄悟曾	67
陈春木	68
唐 生	69

左明亮	70
龚诗荪	71
龚开平	72
方观骊	72
洪万敏	72
粘文华	73
徐阮禄	73
洪 却	75

补 遗

黄持扶	77
安礼逊	80
陈荣仁	80

更 正

王冬青	81
-----------	----

苏廷玉 (-1852)

苏廷玉字温山，号螯石，同安马巷人（移家郡城通政巷，清末举人苏镜潭为其后——编者注）。少孤力学，嘉庆甲戌（1814）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勤于讯鞠，有能声。道光丙戌（1826）擢员外郎，丁亥（1827）京察一等升郎中，明年记名以道府用。己丑（1829）补松江府知府，未抵省已奏着江宁府。先是安徽建德典史秦学健京控一案，株连多人，皖省讯五年不能结，总督陶澍举以相属。廷玉穷百日，夜独鞠之，学健服。甫三月，调着苏州府。吴赋重甲天下，漕征尤民重绅轻。廷玉飭所属绅户照纳，民户减完，民称颂焉。次年，升陕西延榆绥道，奏着江苏根道。壬辰（1832）始受代行，次丹阳。调苏松太道，又升山东按察使。平亭多要狱，高密李孟山杀奸一案，府县均以擅杀罪人拟绞。廷玉判曰：“奸所杀奸，且在登时于律应勿论。”破械释之。府县胥役设押所曰“老虎洞”，控案稍有牵涉，辄私禁勒赎，久为民患。廷玉廉得之，亲往勘办，数百人皆发长彼面无人色，立纵之去。癸巳（1833）调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甲午（1834）回本任。川省涪匪横肆，大邑李碑喜等带刀强抢妇女轮奸，捕治置重典，皆敛迹。乙未（1835）戡边夷匪出巢，变掠布政使。李羲文督师往剿。廷玉捐廉万金济饷，赏戴花翎。丙申（1836）升布政使。其明年马边、屏山、雷波猺夷又大出劫掠，总督鄂山调兵万余，两路进攻。廷玉进曰：“师行逾万而总督不亲往，事权不一，恐贻事。”鄂山以老病谢。

两路师卒无功而返。戊戌（1838）二月，成都米价骤翔，时当青黄不接，人情汹汹。廷玉以本省频年皆丰稔，且两湖、江西亦有年藏谷，既多又无转运，此必奸商囤积居奇所致。因飭各州县排日巡察乡场囤户，责令出粟，又倡同官捐廉买米入城，假为商贾，减价发售，民乃帖然。是秋，鄂山卒于任，朝命廷玉署总督，加兵部侍郎衔，而别简刘韵珂为布政使，咸以为真除在即矣。廷玉感激恩遇，因念峨边、马边、雷波、越嶲四厅裸夷扰害，蜀都恒千百为群，被害者万计，历任总督虽剿抚兼施，皆粉饰边功，得会了案，非发兵剿捕不足以张国威而除民患。遂同将军凯音布、提督张必禄，具疏历陈并卑街附片，以蜀中赋则甚轻，请先发帑金三百万供饷，川赋则每一两加征五钱，匀十年摊还部款。疏入，成皇帝以穷兵非善策，搯人心，伤元气，切责之，降廷玉按察使，拔去花翎。凯音布、张必禄及臬司多欢皆交部严议。是年十月，廷玉在总督任内，直贵州怀仁奸民穆继贤等妖言惑众，啸聚五百人作乱，川属綦江实与接壤，知县毛泽凤、外委章泗明带兵勇三十名与怀仁县王鼎彝会捕，泗明为所戕。走时怀仁文武总交过川省，转以川中匪徒越界滋事为词，巡抚贾长龄据以入告。廷玉不与辨，仍激总兵张作功等入黔会剿，并济之军火。穆继贤就擒，论功不及川省，廷玉亦不与争功。庚子（1840）内用大理事少卿，旋命休致回籍。三年英吉利抗上海，命以四品京堂起用，办理苏州根台，甫到，抚局已成。次年乃归居家，颇关心时事。英人窥厦门，廷玉招

神枪教式于福州五虎门，训练土民，皆成劲旅。又捐资筑土堡于泉州海口，以防鼠突。咸丰壬子（1852）卒，年七十岁。著有《亦佳室诗文钞》、《从政杂录》，其《时务说》、《示儿书》尤有关于安边御寇云。

选自《福建通志》

黄孙垣 （ —1907 ）

黄孙垣，字陶滨，号词樵，郡城（今鲤城区）观口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科举人，是两广总督黄宗汉的曾孙。父黄谋熙，也是举人。他书法颇佳，可惜中举后没几年，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就去世，年只三十九岁。

摘自《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二辑

陈泗东《清代末科泉州的举人进士遗闻录》

黄谋烈 （ —1912 ）

黄谋烈，鲤城区人，前清进士，泉州府官立中学堂总办。

戊戌（1898）维新运动后，“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遍及全国。当时泉州巨绅翰林陈荣仁、进士黄谋烈、黄传扶等人积极倡议在泉州筹办中学堂。1902年秋，省府也指示泉州府着手筹办府中学，泉州知府金学献遂于1902年冬，以陈荣仁、黄谋烈、黄传扶

为主干，邀集泉州巨绅，商议筹办府中学事宜。

黄谋烈当时正在主掌清源书院山长。金知府取属意陈荣仁出任总办。陈抱病参与筹办将近一年。1903年学堂即将开学时，陈不幸逝世，由府署决定延请黄谋烈为正总办，黄传沃为副总办，学堂开办诸事都能及时商研主裁。

摘自《泉州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李江泉《泉州五中史话》

《广韵字原》，晋江（今鲤城区）黄谋烈著。《亦园胜读》云：同里黄佑堂同年谋烈，留心小学，官仪曹时，因有重修《佩文诗韵》之举。曾思潜别，补校成编，复依经考义，附撰群经补韵，备极精详，上之宗伯。其于《说文广韵》尤所究心。尝谓今代楷书之文，莫备于《广韵》。虽云篆隶已远，非复仓颉之旧，然其嬗变之故，亦有所本。因撰为《广韵字原》一书，凡四编……

摘自《福建通志》

光绪年间，黄谋烈筹集资金，在象峰开设晋记织布局，拥有旧式织布机40多台，吸收男童工几十名，聘请外地纺织技工传授技术，专织土布。同时，增设晋源布店兼染房，自行漂染和销售。该织布局剥削童工（童工只供伙食，不付工资），初办时曾一度有了发展。在这时候，泉州已与上海开始直接通航，上海、天津等地的机织布大量运销本市。与此同时，日本的印花布、英国的白巴永（即白西洋布）

也输入到泉州。晋源土布在质量、花色均比不上舶来品，加之童工经受不了剥削，生产效率降低，黄谋烈眼看织布不能获利，二年后织布局停办，将资本转入商业。

摘自《泉州工商史料》第一辑

邱熙载整理《近代泉州棉纺织业发展史略》

龚显鹤 (—1921)

显鹤(丕钺子)字仲翎，号云史，又号蛰存，鲤城区人。十九岁为邑诸生，明年试优等，又明年举于乡闾，艺出，一时传颂。光绪丁未(1907)会考中式，复试一等，点用主事。宣统元年(1909)晋中宪大夫。己酉(1909)随同军舰抚视英荷各属华侨。丁忧。邦之人举为泉州商会会长，兼教育会长。庚戌(1910)之春游历日本，周览长崎、东西京之名胜，所至为诗文，以纪其概。卒，吴增为撰墓志(存龚氏族谱)。遗著极多，存龚氏家谱。

选自《六桂堂族志》

姚松林 (1870—1932)

姚松林，泉州市郊涂门外衙头村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一生从事过多种手工艺生涯。他先到过厦门收锡，其后在泉城为人塑肖像，有时制作儿童玩具出售，或加工竹编、染布为生。由于他经历多，

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能把它运用到创作人物形象中，从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所雕塑的三十六行的人物造像，深刻表现了从事不同行业的人物形态和特征。作品的生活气息浓厚，艺术手法高明。除此，他还塑造过各种戏剧人物，形态逼真，突出了民间彩塑的艺术特色。特别是他为海印寺所塑造的醒世佛雕像，手艺不凡，更体现他对传统雕塑艺术的深邃造诣。据传有一夜，他看了地方戏“祥春”班琴仔旦的表演，回到店中，加以揣摩塑造，把她的表演姿态与神情刻划得非常逼真，一时传为佳话。由于他在西藏国佛铺工作过，詹振辉（神像雕塑艺人）得缘亲炙师承他的雕塑技艺。但是这位艺术超卓的民间雕塑师，竟死于贫困中，终年六十三岁。

摘自《泉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周海宇、林建平《泉州泥彩塑史话》

陈国辉（1897—1932）

陈国辉，小名陈五（国辉面麻，人号“猫仔五”），号耀臣，南安九都西头村人。闽南民军大头目，驻泉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国辉幼年，其父早逝，母因家贫改嫁于墩头村陈鸾。国辉年小无依，随母就养于陈鸾家。

国辉十八岁，投奔八都山吴瑞玉（诗山苦宅村归侨，参加同盟会，与泉州革命党筹划讨袁活动，化名沈恨海）。吴见他机警、勤敏，就

用他为随身勤务兵。第二年（1915）吴率部进驻晋北下井，策应革命党人进攻泉州北洋军，因机密泄漏，组织受破坏，在北洋军围剿威逼下，部队溃败，瑞玉阵亡。国辉收集残兵二十余人，逃归八都山，后辗转至后窟村，自树一帜，到处打家劫舍，派款派饷，绑架富户，以添购枪械弹药，壮大自己。经一、二年奋斗，居然成为独占一方的草莽英雄。

1917年，陈民志（同安人）奉厦门国民党组织之命，到南安招编民军，以策应东路“护法”军北伐，罗致陈国辉为副营长。

7月，靖国、护法两军在永春火拼，护法失败，接受改编，原护法军第四支队编为独立团，陈国辉为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命许崇智所率领的北伐军改称为东路讨贼军，先入闽扩编，再回粤讨贼。闽南民军开会响应，陈国辉也参加。秦望山代表晋江许卓然到会，并主持会议，决定组织自治军讨陈（炯明）。陈国辉、秦望山等人分任各路司令，共同推举许卓然为总指挥。陈国辉在讨贼声中壮大起来，同时地盘也得到巩固和发展。

1926年，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一军何应钦入闽，福建北洋军闻风瓦解。国辉趁机招集旧部，随北伐军到省整编。国辉任新编军第一独立团少将团长，辖四个营。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迅速南下潮、汕，陈国辉全

国辉调赴闽西防堵。后省府委任陈为“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929年5月，工农红军二度入闽，东进龙岩，陈国辉全军几乎覆灭，陈纠集残兵退驻同安，国辉本人被撤职通缉。以后国辉打通代理省主席方声涛关系，官复“旅长”，并加封为“兴泉、永警备司令”。地盘扩展到晋、南、惠、安、莆、仙、永、德八县。并把军队开进泉州，旅部设在泉州（今鲤城区）旧府衙。

陈复职后，青云直上，不久就兼任永、德、安、南警备司令，接着又剿平高为国有功，晋升为陆军中将。辖内八县县长和文武官员，尽是他手中人物，连八县税务，也归他包办。一手控制军、政、财三大权，俨然成为闽南八县的“霸主”，人称他为“泉州王”。

1931年，闽南民军以陈国辉的买力最为雄厚，人枪高达一万五千多，轻重机枪七十余挺，拥有德造大炮、迫击炮等，甚至飞机两架（泉州西门外曾设有小型飞机场）。此外，还设有修械工厂。这样的装备，即当时省内的一些所谓“正规军”，也相形见绌。

国辉贼性凶悍，以杀人树威，驻军在泉州时，惨杀归国华侨代表林理绍。再度进龙岩时，又先后杀害革命志士三十三人……

国辉又是从土匪开始，到军阀纷争中发展成为“民军”的，其部队不少是流氓、浪荡汉，这些人破坏性大，一到地方，就奸淫掠夺。国辉本人也是如此，从二太到四太都是霸占掠夺的，对此不少华侨恨之切齿。至于娼妇、露水夫妻或一时被他玩弄的，更是无法统计。

至于国辉借军饷之名进行横征暴敛，摊派勒索更是罄竹难书。他所立苛税，名目繁多，其中较突出的有田亩捐，强迫群众广泛种植罂粟，一下子迫种百万亩，年收获款达百万元，真是“一捐抵百税，易征民少怨”。于是全省出现三大烟区，即泉、漳、莆。其他如花捐、赌捐、修路捐、“剿共”捐、嫁娶捐、棺木捐、果肉捐、赎罪罚金、调处金等等，多如牛毛。陈国辉修泉州新桥时，除正式摊派外，其他名目更多，如泉州振华钱庄老板苏家两婢跳水一系，就“罚金”四万元。潘石居民，因乘水灾抢救漂洋的造桥杉木，也被罚建桥墩，名为捐充修桥费用。

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海外控告陈国辉文电，数月不断。十九路军驻泉州后，混成旅调仙游。9月26日国辉“应召”赴省，翌日即被扣押，12月23日在福州东湖枪决。

陈国辉生前贼性凶残，罪逆深重，但从自己统治需要出发，确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公益事业。

一、重视人才，重用人才：如采纳一些学者的建议，聘请上海哲学家李石岑硕士，江苏教育家熊秉真来泉讲学，并指导教育工作，从闽南各地聘请好教师、好校长、好技术员为数不少。

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陈认为必须行家来把关。当陈佩玉（国辉部属）力荐陈昌侯（铭）（曾任“泉州府中”教务主任兼晋江县教育会长）时，国辉就任命昌侯为“泉州教育促进处处长”。由于

采取一些较得当的措施，学校如雨后春笋，大大推动了全区教育的发展（当时省教育厅长程时奎南下视察时也说：“土匪懂得办教育，可说很不错——见《民军陈国辉》”）。

二、注意保护和倡办一些文化事业，如修理泉州孔庙……在泉州开办“教育讲习所”，邀请各地名流前来讲学，等等。

三、发展交通 为了巩固实力，扩兵备战，陈在兵驻防区内拆城墙，筑公路，建造桥梁。当时闽南运输干线，泉永德公路的主线及副线，大部分是陈国辉等民军所开筑。自1918—1930年，晋、南、惠、安、同、泉、永、德所开筑的公路，除德化县较落后，其余各县均已略具公路网。

为了促使公路全线通车，必须大力建造桥梁，陈对此也积极进行。除修建泉州新桥（又名顺济桥，桥长396.5公尺，初建时，桥面全用粗长条花岗石铺砌，桥墩也全用岩石砌成，约在1930年左右，由陈国辉向商户鸠派巨资用混凝土修建，成为南北交通主要桥梁——见《鲤城街巷回顾》），外，1931年又动工兴建永春云龙桥和洪濑大桥，1932年这两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完成，泉州到德化全线122公里，始直达行驶，畅通无阻。

四、大兴土木，新建扩建城镇市场 在南安对溪尾、诗山，水头等市镇进行拆迁。在泉州、龙岩也同时进行，如中山街经过拆建，宽三丈六尺，能容两辆汽车并行，商店一律二至三层楼房，辟五御架

(骑楼)为人行道，下通沟渠。

五、保护华侨投资：陈发迹初期，对富侨派马单，强占侨眷为妾。但经过长期起伏，逐渐也学点乖，懂得“华侨回来愈多，地方上的钱也会愈多，什么利头也就愈活”的道理。当他成为“泉州王”时，便断然下令：“如有勒索华侨，一律严惩不贷。”以示“护侨”姿态。一时侨汇激增，“大厝纷起”。因此华侨对这时期的闽南都称它是“路头好行，美夕（晚上）好睡，省钱好奇，大厝好起。”

“兴学四百，辟路三千，贤者所难能，莫谓武人无卓识。”这是上海市长吴铁城挽陈国辉联语，虽有夸大其词，歌功颂德，但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地万军阀，比之当时各地大小军阀确是略胜一筹。

摘自《同安文史资料》第七辑

王丽水、邱家喻《福建民军大头目——陈国辉》

张伟人（ —1933 ）

张伟人，是泉州市首屈一指的茶店——“张泉苑”的中兴人物，1916至1933年担任经理。

张泉苑创始人张白源，原籍同安西塘乡，清嘉庆癸酉（1813）来泉州市内胭脂巷口设点排摊，贩卖茶叶。后来发展成为略具规模的茶店，由其子张满水经营。经历一段漫长的岁月，树立了名牌，赢得了信誉，奠定了发展的基础。1916年张伟人接任经理以后，锐意

经营，业务蒸蒸日上。他确立水仙种（“泉苑水仙种”是久负盛誉，名扬海外的泉州名牌货）的规格质量，为了适应当时消费者喜发陈茶的习惯，选用三年以上武夷岩茶作为水仙种的主要原料。

武夷岩茶在闽南和粤东销区是热门货，茶商要想方设法去争夺武夷茶园。张伟人在这方面的工作不落人后，早年在武夷山购置青云岩和嘉珠岩两个茶厂。1930年以三万余银元高价向汕头李湖山购买慧苑岩——武夷山驰名遐迩的茶厂，以质胜而不以量胜。

张泉苑经营武夷岩茶，从产地到销区，消除了中间环节，形成产销一条龙。每年从产地运到的武夷岩茶，在仓库放置一段时间后，交给茶店附设的加工场筛选拣剔，包装成为每斤120包的“水仙种泡”和每斤16斤的“锡罐水仙种”。茶店铺面是门市部，店后却是加工厂，店员既是营业员，也是生产工人。泉苑水仙种于1925年前后的销售额，每年达白银十四万余元，其中锡罐庄占60%。它全部作为门市价格售出，不设批发，因此，利润极高。

张伟人担任张泉苑经理期间，业务蒸蒸日上，利润也成倍增长。张伟人除了为企业购置一些产业之外，着重于庇荫族人，包括所有张泉苑的子孙百余人，导致张泉苑子孙滋生依赖思想，只知坐享其成，有的还走向腐化坠落的道路。张泉苑子孙由于祖遗企业的庇荫，生活比常人都好，可是和张伟人等掌权者比较，却有很大悬殊，诱发他们连续不断地争权夺利。张伟人死后，由其长子张祖泽继任。其侄张祖

就发动夺权斗争。双方投靠地方不同派系，进行长期较量，终因张祖泽财权在握，占了优势。

抗日战争时期，海上交通断绝，侨汇停顿，张泉苑营业额骤降。张祖泽借机扣发族人费用，也不派人上武夷山，听任茶园荒芜。1925年前后，张泉苑全盛时期，由武夷山运来的武夷岩茶，每年平均四百箱（每三箱约一市担），在泉州的库存量经常保持在一千箱左右。抗战后有出无进，库存逐渐空虚。张祖泽就在全市向同业购进，同业欺其不懂茶叶，经常以劣当优，高价售给。临近解放，张泉苑存货只有半岩小种二箱半，就是向同业购进的劣质茶叶。

解放后，族人张呈芳以张泉苑家族名义，向人民政府控告张祖泽贪污枉职罪。张祖泽被判处劳改二年。在这期间，张泉苑家族却举不出一个代表参加管理企业，遂由职工民主管理，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

摘自《泉州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倪郑重《张泉苑茶店兴衰史》

杨家栋（1872—1937）

杨家栋，字景贤，号柏蓂，郡城（今鲤城区）后城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科举人。其胞兄杨家春是光绪辛卯（1891）科举人，算是“兄弟登科”。杨在清末绅士中别具一格，毕生专门授